

陸宣公集七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

通鑑音注唐自德宗以後羣臣

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詔諸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

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

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

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

通鑑本注實應問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曾

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十子發丕

堅粲垂向昌稷望成通鑑本

注晉卿十子發丕堅垂與帝王同名

意甚不善緣非諸子

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審知此

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
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
無以加此士咸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
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
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惟當輸罄忠
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
臣必不同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
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
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受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

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
趨懷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
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

說文叨貪也後漢盧植傳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偶有

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
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
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
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

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

者臣所奏事惟有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

通鑑音注膂力舉翻字林膂脊骨也人之一身

思慮之所以以運者心腰背之所以強者膂故以為喻

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

書改過不吝

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

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

左傳鄭六卿及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

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風俗通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早登朝班歷

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
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
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
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罪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

淮南

子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是以爵
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

禮記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疏爵人於朝殷

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
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

惟

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

後漢龐參傳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曲貸

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
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
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
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
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
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于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才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

其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

聽苛慝不作

左傳苛慝不作盜賊隱伏

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

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再秉政出

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

當

諒闇之辰

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闇謂廬

也儀禮

翦屏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

攝冢宰之任

唐書

云王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

苗晉卿傳元宗崩肅宗疾甚召晉卿攝冢宰固讓之曰大行

還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還

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

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通鑑音注唐中世以來天

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已聽

是將備禮豈足擅

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古道也

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
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
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
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
不免流言

書疏孔穎達曰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卽放也

霍光之忠

不免告訐向非成王覺悟昭帝保明

前漢霍光傳蓋主上官桀安及桑宏

羊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留二

十年不齊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校
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
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則二主之德美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則二主之德美
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
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畱
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菑氏一族存
歟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

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

釋名韓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靴與韓同

受亦無妨者

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

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

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

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

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

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注

焚斃也服云焚讀爲憤憤僵也

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爲皇明陞

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惓之輩

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惓通左傳貪婪無厭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

務

逞無厭之求

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

流苞苴微貺

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筭問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苞者

人者注問猶

以草苞裹苴者以草籍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以木實相遺者必

苞苴之苟或

違道且猶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

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

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

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

有刑

〔通典〕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

加一等

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二十疋

絞不枉

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

物者一

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

等五十

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

強乞取

者准枉

法論

蒙滌除惟於犯賊往往不赦

〔顧炎武〕曰知錄漢時賊罪

唐時賊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

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

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

與犯賊不

在此限 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

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通鑑〕本注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

之所
自出
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

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
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
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禮
衣

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寮案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

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
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兔園冊注堯時三年耕餘一年

之食謂之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之食謂之太平

惠恤之恩凡

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

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

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

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